

样，有时又借用一头癫狂的狼狗的神态；偶尔，但很罕见，他抛开了这些危险的诱人的表情，采用了一副距温文尔雅绅士派头相去无几的风度。”之前，夏洛蒂是拒绝过两位求婚者的，却在异乡向一位不恰当的“黑天鹅”敞开了心扉。从比利时返还英国后，她给埃热先生寄过信，现留存下来的余四封，字里行间，真意难掩：“我曾经试图忘掉你，因为怀念一个你非常敬仰但又认为不复得见的人，是太令人伤神了。而当一个人忍受这种焦虑心情达一两年之久，只要能回复心情的宁静，他是在所不惜的。我什么办法都尝试过，我找事情做，禁止自己享受谈到你的快乐——甚

至对艾米莉都绝口不谈。……我食无味，寝无眠，憔悴消损。”

总之，回到老家霍沃斯的夏洛蒂起初与妹妹积极准备开办招收四至六名学童的寄宿学校，无人报名，筹谋规划作罢，她们方转向文学事业。1846年，三姐妹一起用笔名出版了《科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诗集》，奈何公众与评论界没有给出什么回应。同年，夏洛蒂写成第一部小说《教师》，因不合流行口味被多次退稿，但这部小说和数年后的《维莱特》，大概都是作者心心念念要奉献给她的埃热先生的珍贵礼物。乔治·艾略特和小泉八云都觉得《维莱特》比《简·爱》更优秀，笔者深以

为然，该书倾吐心声，成熟老练，文体浓郁、纯正、考究，仿似精雕细琢的镶嵌图案。

1847年是个丰收之年：夏洛蒂的《简·爱》大获成功。艾米莉的《呼啸山庄》甫一问世难遇知音，然“那种纯粹宛如抛光打磨的精钢，同样冷峻，而且比寒冰还要坚硬；她在处理爱恨主题时的从容自如，宛如婴儿喜爱光明烈焰般的大胆直白”（《艾米莉·勃朗特传》，A·玛丽·F·罗宾逊，1883年初版），随着时间的推移，终成不朽。安妮的《艾格妮丝·格雷》则被乔治·穆尔赞为“完美的散文体记述作品……犹如一件平纹细布衣服那样质朴美丽”。1848年初

下图：《隐于书后：勃朗特三姐妹》剧照。

